

續傳方

二十六之三

C40
4514
245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天祿及有
家書畀武翁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目錄

大鑑下第十五世

堯率悅禪師法嗣十二人

堯率慧照禪師

疎山了常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已上三人見錄

楊岐子圓禪師

投子道勝禪師

慈雲明鑑禪師

堯率慧宣禪師

羅溪慧宣禪師

廣惠守真禪師

贛州智宣和尚

清溪智言和尚

福州禪林和尚

已上九人無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五人

雲岩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興化宗選禪師

光孝智端禪師

李彭商老居士

已上三
人無錄

曲尺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曲尺慧照禪師

大隨元信禪師

淨光了威禪師

已上三
人無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三人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鸞法師

已上三
人見錄

華藥英禪師法嗣一人

棲賢道寧禪師

無錄

文殊能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瓊禪師

見錄

法輪添禪師法嗣二人

靈竺德宗禪師

鳳棲潤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谷隱靜顯禪師法嗣四人

石門政禪師

白水宗月禪師

已上四
人無錄

興陽浩禪師

谷隱闇禪師

已上四
人無錄

龜山津禪師法嗣二人

普照齊禪師

嶽麓祖曇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仰山簡禪師法嗣二人

仰山普禪師

天寧蘊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宗顯禪師

見錄

鐵像嵩禪師

成都安象禪師

龍頂懷宗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廣利易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順禪師

無錄

馬祖儼菴主法嗣一人

資教希則禪師

無錄

大瀉璿禪師法嗣五人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乾元希式禪師

靈峰了真禪師

天真法空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薦福英禪師法嗣五人

等覺普明禪師

見錄

妙果德圓禪師

鶴林智璘禪師

崇寧慶舒禪師

密嚴善忠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咸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雪峰有需禪師

資福郁禪師

景德良玉禪師

薦福真禪師

開福德筠禪師

南岡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蟾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瀉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道林法照禪師

光孝文璟禪師

游地汝英禪師

三植灌冲禪師

寶蓋用興禪師

天寧宗順禪師

靈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次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德山聲絕禪師已上十四人無錄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祥符立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慧力洞源禪師

一人見錄

福勝常極禪師

慧燈擇英禪師

雲溪文慶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大鑑下第十五世

堯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堯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
道路縱橫堯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
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
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
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
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
裏得逍遙飢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

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
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閭浮
提圖額看擊禪床下座上堂堯率都無伎倆也效諸
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
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
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
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
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
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

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椎劈面來上堂等閒
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
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鋹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
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
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
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
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
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

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欠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

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逐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會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潭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

劉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謗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

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

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鎚芻蕘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

辯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殊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灰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歟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泰歎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

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喝得麼上堂象骨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

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簡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冬至令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邪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拈作頑鐵賣却琅邪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怎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曰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花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

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鷗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
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
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
師惛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
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
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居
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
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
與時合歸去來今翠藹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
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

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
之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
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
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
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
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客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

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碁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碁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

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語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襪不得如何是這圈

磧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
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窗
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狺狺獼猴卽應如
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
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
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狺狺
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
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
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
師雖然聞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

賊便下座

大瀉禪師法嗣

睢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
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
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
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諸益高迨抵
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
晉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
一匝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爲衆入室

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瀉曰菜
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
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
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臂築之瀉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
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
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
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

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
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
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弈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
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
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
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
趺坐而化閣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
俗勵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周臣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今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良久普視大眾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

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可謂露髌髌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是在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伶俜更苦辛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寶劍當習僧云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
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聯珠答如瓶瀉於道遠之遠
矣何謂也若論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
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
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
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方便門已
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麼若向這裏入得便能
持實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
猶落建化門庭未爲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
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珍重

泐潭乾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
師曰已是團欒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
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
茫愁殺人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
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
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
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

往叅激皆染指親瀉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
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
架肩長喏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
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
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
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
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
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

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
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
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
之所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
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
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拽杖逐
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
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

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

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大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遁相倣效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

來別賽置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見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歿師瞋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契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

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砗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跣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隻鶴舞清虛僧云與麼則興化得人羣生有賴也師曰鳥啄古林木山橫今日雲師乃曰如來大法諸佛妙道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典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不道成

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真箇泐潭無異水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俐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如歸堂喫茶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

萬劫墮迷津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

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越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你上座相見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

滿溪壑易埴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如不相識僧云爭奈學入有轉身一路師曰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爲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爲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

光明炬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強詮
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擎拳門外金剛睂
卓豎師拊掌呵呵大笑曰笑箇什麼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雨落街頭
自溼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
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
浪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喝一喝是何道理叅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續傳燈錄 卷二十六 字八千五百三十三箇
該銀三兩八錢二分八厘 荆溪釋智衆對 崇禎丙午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目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普照奉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冲禪師

清溪常禪師

普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寶相道智禪師

長松曉禪師

信相圓禪師

九頂希問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弃去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游方時宣州有明敎紹理禪師者興敎坦之嗣琅邪覺之孫也師聞其飽叅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

古宿因緣瑛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瑛異之每嘆云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衆堅爲侍者十年師叅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至真如詰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堂東林叅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珣禪師珣秀鐵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叅準禪師準卽湛堂也師始至機辯縱橫準

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彩粧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湛堂姓梁準摩頭云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髣髴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師云杲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叅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準云你只欠因地一下所

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便無如何敵得生歟師曰正是某甲疑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叅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歿師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卽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挂搭叅堂畢勤方入院師晨夕叅

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叅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裸裸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裏田地但可惜歟了不能得活不疑言何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

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師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叅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鑊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

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誦訛語話徵詰之師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拊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果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橫踴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歛衽莫嬰其鋒矣初

師旣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領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箇景上坐與你一般却已斂了也未幾遂舉師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爲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曰大師女真難作虜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旣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室罷却上方丈

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肥漢剛圓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拶得我上壁也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叅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鶻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云休

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卽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爲然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在蜀時圓悟爲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趺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

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復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卽得

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佗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剗瘡點檢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鎧鎧全

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歟續顛倒想滅生歟絕生歟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旣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剗瘡舉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食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癰上更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

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盃裏盛雪北斗裏藏
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
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
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
輪其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答罷
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
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
聊聞舉著別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
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
處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

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麼時畢
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
劒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窠臼不守規轍大率如
此不可槩舉嘗垂語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
據款結案恰如你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什麼
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
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
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
善知識爲什麼却要殺人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
語僧俗言叅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

行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文字語言糟粕求無有是處謙禪人請師子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痛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叅禪底人叅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有什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麼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什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什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什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

佗擬心思量佗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嘗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商量風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橫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佗三拜不然與佗掀倒繩床乃回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是掀倒繩牀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師曰你看這瞎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師曰

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處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舉了指拜席問旁僧曰見麼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復曰太近也因什麼不會僧罔措師曰只爲分明極微令所得遲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卽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篋卽觸不

喚作竹篋卽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良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篋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峰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歟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

始歿得歿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篋子話復說偈曰佛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歿可相關當機覲面無回互說甚楞嚴義入還師闡揚宗教時有同時號稱宗師說法以寂照靜嘿爲本者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爲言令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爲如此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歿

如何得休歇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歿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排之謂之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昂尚明者持一瓣香來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

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什麼卻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師曰你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

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啟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佗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昂遂無語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坐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着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間聰明辯才

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利利爾念念爾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詞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

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無語師遂以竹篋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要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佗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

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什麼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旣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曠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佗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卽是愚人昂方心伏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別叅請未幾頓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曇懿與禪者遵璞二人爲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又隸真歇了坐下點臂自許謂世莫有過之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

學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小叅痛抵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嘗夢見圓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旣散夏果與璞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璞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汝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

入門一日因別僧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師曰割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之忽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從前惡知惡解當下冰消後皆承嗣師師嘗爲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

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又却近前覓箇什麼便打出又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喏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又僧才入師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曰適來兩箇上坐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脩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

師曰你爲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汚師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掃帚來僧茫然師便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箇又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佗珍重便行你

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少鹽醬意作麼云隨家豐儉師曰好箇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云

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持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行師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歟向什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歟耶僧云生也不道歟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怱然師曰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叅禪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爲什麼叅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室中機緣渦旋

辨肆不可把翫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少卿馮公濟川俱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遭拮拾毀衣屏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莫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歿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聚衆多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詔賜其庄名般若又二年詔復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退居

明月堂先是 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王甚悅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真讚賜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演成四偈以獻 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卽位遂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欲召對而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 上聞之嘆惜不已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

謚普覺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曰無頌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投筆而逝俗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師全身塋於庵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歿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蘆信公略霑

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鄉邑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衆盛道大顯著示衆曰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杲日騰空四

顧清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羅全彰海
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一如纖塵不立正
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携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
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呆有
棒有喝一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話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喫趙州茶又曰目前
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
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
須是他向上關楫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
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

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曰光非照境
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
捆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瞻部洲說禪又作麼生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
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
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
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
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处岸頭事拈拄杖

畫一畫云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奉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嘗示衆曰一法若有重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已眼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塵萬法本無罣礙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直饒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須知有頂上一著作麼生明今古圖欒無縫罅大力那

羅擘不開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剝塵塵是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麼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破家散宅底始解作活計假使黃金爲城白銀爲壁禪悅爲食解義爲漿本色衲子不肯回顧何也豈不見道明眼漢投窠曰縱饒萬里空寥寥正好一

挺俱搥碎且道不落進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樗蒲若識本面彩儘教骰子滿盤紅擊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爲見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插翼爲瑞爲祥若平榻榻地睡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裁方就圓卽是平榻榻地卽是還辨得出麼直饒辨得也是盪脫丘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搥曰百雜碎作麼生是出

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又曰一鎚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是汗血駒鋒鋌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虛少實直須肘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刀截却且道據箇什麼便如此要知麼玉欄輕提海嶽昏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爲文章有聲忽厭俗出家得度受具遍遊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爲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

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瞋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麼枕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放屁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久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龕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盤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又曰法

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葵葵打鼓祭江神又曰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芒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著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無障礙

空有等空平下絕已躬上無攀仰孤迥迥絕情塵峭
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道這邊事又作麼生休
戀寒潭無影樹且看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
則水生不動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
一路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於
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窟不免是
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
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
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
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

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
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嘆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床下坐又曰
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
俱胝只豎一指未免顛顛雪峰毘出三毬小兒戲劇
到這裏總用不著爭如六月三伏井雨普滋水足東
皋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
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
不覺老從頭上來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温州樂清人始山

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旣迷時須待箇悟旣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因號元布袋師道契耿龍圖因請出世於處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機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

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翻虎穴魔宮截斷佛祖機關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睦州親自入門頂額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在什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認又曰野犴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趾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何是馮仰宗師曰推不向前

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頌云

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師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忒煞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休休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寂于木山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

是石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七 字一萬零四百一十
該銀四兩六錢八分五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二

三

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目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南峰雲辯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雲玩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新修金卷二十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祖氏覺菴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已上二十人見錄

中嚴照禪師

廣利璲禪師

廣利樞禪師

無爲勝禪師

定山昂禪師

開福宜禪師

白水正禪師

顯報場禪師

翠峰弼禪師

雲際全禪師

德山靜禪師

報恩瑩禪師

四明亨禪師

西禪通禪師

金文照禪師

長溪朴禪師

江寧府悟明禪師

寶林勤禪師

九頂宗悟禪師

智顗首座

道殊首座

自珍首座

智度演禪師

璟上座

師範首座

中竺海禪師

永懷有證禪師

幽巖珙禪師

乾明印禪師

保寧祖禪師

景德旻禪師

門司鄭諫居士

靈泉希壽禪師

雲頂宗正禪師

已上三十
四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闕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針峰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

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

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游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

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嶺中峰上堂衆賣華今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鏹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别下

到臈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贖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叅徒生歿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徇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

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嘯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孝宗皇帝詔入賜座

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睢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

撰述

續修四庫全書

五

卷一

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翁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

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日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

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靄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梅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

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撥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關全機亾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

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面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

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袍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年來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

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歟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歟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

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者麼若也不識爲你注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孟去爲蛇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

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叅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

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

忽問曰生歿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并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

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洵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叅圓悟悟亦喜其見

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顚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矜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夙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

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詵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擬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

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虚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今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叅明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

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錫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本義道不得底义下处道得底也义下处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癸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

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臨安府靈隱禪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卽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閑行師纔見卽放包問曰文殊爲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爲文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鐺拂者爲首坐師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爲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與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

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卽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爲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什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錢舌轉關楨之語衆目之爲錢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邪又移婺之普濟衢之定業師自發明心要卽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陞坐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蘊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脚山魃解雙趂去年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

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屈且道屈箇什麼叵奈監寺副寺維那典坐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鴟鵂咬殺佛殿脊又上堂舉真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康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舉了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竊未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

時東廊下恰犬吠師乃喚行者探門前有甚官客大衆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啗指一聲搥手下坐其舉揚大率如此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師偈頌提唱以往者妙喜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園悟所付法衣逮其得旨放歸師以頌迎之相遇甚歡妙喜極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這川蓊苴無真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自此人益歸重俄遷光孝閣十年安定郡王趙表之與師爲世外交侍郎曾開從師叅叩曾雖士大夫而飽叅諸老從妙喜遊甚久而未甚穎

脫至見師始盡餘疑後過南嶽遂住南臺時龍王璉禪師方廣行禪師者皆月菴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佛祖誦訛險節關樞學者罕到之處師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嘆服璉卽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軋道丁亥尚書沈公德繇守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力邀師主之至則接物無倦法令整肅適丁荒歉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滿忘軀爲法者集焉道益顯著遂奉詔住高亭山崇

先寺未幾與主者不合退居迎照菴再奉 詔住靈
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
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處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
人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令一平生作箇不唧
溜漢就中有些子警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
前被業風吹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鐺
錘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
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
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
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卽是

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卽是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
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
賊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
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
無禪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 孝宗皇帝留神空
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贊師真有解向
鉢盂走馬之語至師對 御歸以頌記之云鉢盂走
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
包盡帝都春師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
至於室中機緣尤爲嶮峻不可湊泊嘗指面前花問

僧喚作佛草料見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
秦學眼在什麼處僧無語師自代曰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又問僧三門前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
無語自代曰光剃頭淨洗鉢又問僧一大藏教是惡
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
深四十丈闊四十丈又問僧有祖以來多少人錯會
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曰罪不重
科又問僧你是甚院僧云天宮院僧師曰既是天宮
院爲甚却兩脚踏地僧無語自代曰爭恠得我又一
日陞坐鳴鼓竟師坐帳內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

曰只在這裏因什麼不見侍者無語自代曰大斧斫
三門又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投師揭榜曰書記
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契棒令二人下語維
那云難逃智鑑師曰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
出又因淨慈先馳至通書師問你長老甚處人先馳
云和尚大似不識師曰你是甚處人先馳云越州師
曰猛虎不食伏肉又因在病有僧相看師問僧老僧
昨夜火星出宮了至今因甚病尿不出僧云老老大
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曰承言雖會宗勿自立規矩
旣不識如何亂統卽時逐出自代曰摩竭羅國親行

此令僧入身師起身問更不着布視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瞻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師撫掌一下時有日本國僧覺阿通天台教頗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居三年頓有得作投機五頌而去語在覺阿傳他日因海商傳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而師宗旨遂分一派於日本國焉淳熙二年閏九月旦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呼相

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時都下喧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訖卽語知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下人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師素蓄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綴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窗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床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

曰拘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十日
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得法者了乘如本
齊已慧冲皆住大剎對 御語一卷軌道七年正月
二十日有 旨令靈隱長老慧遠引見晦日召至選
德殿奏曰臣本凡愚生於西蜀早聞道於圓悟禪師
餐拙山林幾四十年仰聞 陛下卽位以來優卹生
靈護持宗教所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實緣慶幸依
近天顏不勝萬感 上曰圓悟是誰師對名克勤建
炎初太上皇帝駐蹕維揚召對賜號圓悟禪師卽臣
之師也 上曰惜不及見之杲何如師對宗杲與臣

同出圓悟之門

上曰卿甚時來靈隱師對去冬會

慶節前一日入寺今蒙

陛下恩遇獲覩清光一門

師資豈勝榮遇臣謹以舊所讚頌十篇上進讀罷

上賜坐遂謝恩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歿師對不

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悟師對本有之

性若以歲月磨去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師對

悟了始知

陛下所問與臣所對悉皆不是

上曰

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師對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
之相 上肯首師又曰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

曰卽心卽佛如何師對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

撰述

新修金卷二十一

三

易

上曰如何是心師遂起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上
笑復問德山臨濟悟道因緣師具言其詳上又問
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此圓悟所得
處只是要人認得聲師對昔有陳度支問道於五祖
演和尚五祖云小艷詩中亦是說禪時圓悟侍立因
問云如何是禪五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如何是佛
麻三斤圓悟遂長嗟一聲忽然有悟時恰有雞啼圓
悟云你亦會禪五祖云汝作麼生會圓悟云去却胸
中物喪盡目前機五祖云此漢徹了也上曰好好

師又曰悟得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
上曰是那裏一句師對好語不出門上曰不與萬
法爲侶可參乎師對老龐致此一問直得驚天動地
超今古脫是非離言說無依倚正如陛下至尊至
貴大道本然上曰只是不在有無師對離却有無
底亦不要上曰卿如何師舉起一拳隨奏曰臣山
林野人舉止乖疎不識禮度乞陛下寬貸上曰
不妨說禪又問道者誰師對學道之人甚衆隨其
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昔有
曾開侍郎亦近道上曰他如何有悟師對曾嘗問

文部

讀書錄卷二十一

三

易

如何是善知識臣云燈籠露柱猶見狗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問曾云旣稱善知識爲甚讚卽歡喜毀卽煩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不曾云開三十年叅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茫然臣震喝一聲曾擬開口臣又喝復擲住云開口底不是曾侍郎曾侍郎向甚處去曾不覺點頭長喏臣舉手長揖云侍郎且喜大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云咄哉老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上曰更有何人師對學佛者衆機緣亦廣切恐有勞聖聽不敢多奏乃云臣乞回寺與

諸衲子傳佛心宗仰報覆燾之恩願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師對謹當退聽遂謝恩下殿三月七日復有旨八日午時候駕過德壽宮回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旣見賜坐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刹每令臣寮擇人住持師對荷陛下不忘靈山付囑不以形服見弃林下之人何以仰報上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對醵雪應期必有豐年之兆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對臣亦恐春間細民艱食賴陛下聖德所感今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得一

飽則農務有緒皆陛下生成之賜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對陛下以百姓心爲心聖慮旣堅必隨心念上曰昔聞黃彥節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對虎明自照不勞心力師對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爲有所證悟者說上曰如何師對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上喜甚師復奏曰容臣錄一本并鐵舌菴錄前後奏對錄上進上曰甚好又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不出師對理會不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上曰更數年

須可曉師對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爲則問對旣久師乃奏曰臣恐久勞聖聽謝恩下殿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寺至冷泉亭師起居罷侍臣傳旨長老歸寺上至三門下馬師再起居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藏殿前師奏曰修廊高峻恐艱聖步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上至方丈師起居上首看太祖皇帝所賜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上以手捧至額加敬師以佛牙事跡進呈至遇安堂一笑軒讀大慧宗杲至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

撰述

新傳燈錄卷二十一

三

牙

量 上見此曰遲兩年惜不及召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何師對超然居士與圓悟先師及大慧游從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又見語錄三策在方丈前案上并奏對狀一紙 上曰此是什麼師奏向來乞進三祖大師信心銘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對此是僧徒畫臣頂相求贊 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真底師义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 上大笑上觀圓悟禪師像師讀所題贊曰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內叢林逢着

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濤到了不說一字慧遠把斷綱宗負荷闊行大步鑪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底路上曰此便是何時所說光堯在維楊登對底師對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奏曰此吳道子畫師亦讀所題贊曰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硃砂赤土也爲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臨濟師對臨濟禪師乃曹州人臣十二世祖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雪下時可觀師對更有上方尤好上回師隨至東廊法堂前 上觀壁画師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師對

支那

讀書錄卷二十一

三

牙

撰述

新修通鑑卷二十八

三

牙

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師隨問奏答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恩而歸翌日有 旨賜綃帛等是年八月六日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真僧道入內就觀堂齋齋罷赴觀堂前起居 上賜坐賜茶謝恩次續有 旨獨宣靈隱長老至觀堂東閣師隨入奏曰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希有感荷 聖恩上曰可謂勝事遂賜坐上曰有一兩件事欲問卿師對曰臣願聞 聖訓上曰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

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離幻卽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上曰夢幻旣非且鐘聲從甚處起師奏從 陛下問處起上笑上復問前日在此閣靜坐忽然思得向時所舉不與萬法爲侶只這不與萬法爲侶也大奇朕從這裏有箇見處師奏曰不與萬法爲侶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爲多師奏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 上曰亦未嘗欠闕師奏曰臣每於入室時常問衲云如何是斬新一句擬議劈胷便打有時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對纔涉思惟卽成剎法纔落陰界卽是生歟根本參禪如斲輪擬議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何故法無二法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我便無我有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問曰只如德山示衆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莫也是排佛麼士人惘然臣曰這裏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

事在觀公所見未曾遇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願養得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人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人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適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而今相見了也一般直饒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覓一盃茶臣

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欸大率古今言句正如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上曰作頌最難師奏曰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衆曰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榆柳何人拔得蛇頭出上曰更有一句師對只有三句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對意有待焉二百年後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中鼈鼻蛇又佛果圓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於第三句下著語云摩呢噠哩吽喚吒

上笑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對太宗皇帝上曰聞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對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經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爲甚却在卿手裏僧無語臣亦曾代下一轉語上曰卿如何代語師對當時只將經卷當笏鞠躬云願陛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上曰好好師奏曰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卿是何人僧云塔主太宗皇帝云既是朕塔因甚是卿作主其僧又無語臣亦代語云聖恩普被上首肯久之忽聞窗外報未牌師奏曰

陛下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恩下殿
九年四月二日有 旨四月八日宣入內觀堂齊齋
罷同衆起居 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曰此乃叢林
成規西天於結夏日鑄蠟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
戒行精潔則蠟人水不然則蠟人不全故號爲僧蠟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十六人入觀堂
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忘想顛倒相持何
時得了師對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
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華嚴大經要妙只在
偈讚處爭如十地頓超師對如華嚴經偈讚只聞得

四句則八十一卷華嚴 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
得徹始得師對曹洞下禪多云直須盡底去如何得
盡底去上擲下羽扇於爇前默然正坐時衆皆惘然
相顧無語師卽起身近前奏曰今日乃釋迦如來誕
慶之辰 陛下作此一段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
聞時大雨乃曰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適來諸山
皆有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對未
至禁門時舉似 陛下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
看師對不可頭上更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
步奏曰臣深領此一問 上曰更有也無師對常似

今日又奏曰昔見台州守宗穎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渠惘然無答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中本三昧上首肯之師謝恩歸位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對初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爲究竟故圭峰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非狸之身昔有僧名頂

三教嘗作偈示衆云四禪捨念常清淨半是真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忽忽一邊頓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繁興永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施悉皆在定傳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在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此乃是不動真智也上曰是衆皆起謝恩下殿師再入奏曰臣去年八月二日奏對錄并七佛偈日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進上曰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曰七佛偈去冬

撰述

續傳燈錄卷二十八

因沈介尚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上曰他如何問師奏曰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答云未有尚書時喚什麼作境心境俱空是箇什麼渠默有契證上曰朕近日於四海不爲多處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曰臣感蒙聖訓謝恩下殿

台州洪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盡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目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十六人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覺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燦禪師

谷山海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靈巖晝禪師

啟霞楚謙禪師

福聖深禪師

千山智嵩禪師

融藏主

發書記已上人無錄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辨禪師

方廣深禪師

成都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馮緝給事已上人見錄

雲居圓禪師

雲居祖禪師

三聖道方禪師

寂菴主

三角叅禪師

三聖真常禪師

辨侍者

越州石佛世奇禪師已上人無錄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善果禪師見錄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雪竇德雲禪師

仗錫崇堅禪師

華藏慧祚禪師

雪竇煥禪師已上人無錄

瑞巖石窗恭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重皎禪師

淨慈壁禪師已上人無錄

大滌智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澄禪師

石霜能禪師

泰岳久禪師

陳與義居士

已上四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睢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誥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錢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

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窗紙鑑卽開門搗住云
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
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
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
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
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
殊上堂曰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
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
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蚊蠅飛風吹
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闍羅王頂骨乃指
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
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
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
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
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
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
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
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
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

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灰藥琴彈月下指
端發太古之音慕布軒前妙着出神機之外進一步
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
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
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
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
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
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
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

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
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耐變爲耳
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
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
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
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
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瞻驢滅
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
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

道所以了生歟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
心賊卽舉槊殘之血皆曰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寂希
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
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一擊禪床下
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
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
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
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_鰕猶自眼搭眇
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

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
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
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
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噯上堂
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
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
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
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聳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
龍適歿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旣稱名則知爲舒州

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歿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歿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

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卽經行困卽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歿心和尚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猾貪淫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瘡疽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

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灰中有活
活中有灰灰中常灰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
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
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
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
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
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
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
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
覓其垂訓如常一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灰

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
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涌地明月當
天言訖飄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
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
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
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
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
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琉璃殿上絕行蹤
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

開花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
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巾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
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秦廣鑑瑛
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客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
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
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

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
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
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
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
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
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

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輾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

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卽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棧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

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視衣衲師逐出院每日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歿

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盡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花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

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弦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提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

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并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輓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旣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

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
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
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
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
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
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
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
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
頭句橋流水不流阜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
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

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
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
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
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
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
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
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

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雁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喉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上師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出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

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花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容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錢蛇鑽不入錢鎚打不

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
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
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
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
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
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
照顧脚下若參差那鄆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
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
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
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

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
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
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
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
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
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

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
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
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
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
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
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
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
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
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
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

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
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
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
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
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
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
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
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
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虎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瞋睡笑殺陝府餓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

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處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

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
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
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
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
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
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
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
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
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

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
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
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
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
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
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
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
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冷冷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
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
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
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灰
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
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
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
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
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
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

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
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
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
雞鳴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
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
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窗
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溼恁麼分明
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
住婺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甞推木枕人來多是
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

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闇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歿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

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佳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

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臺臺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虎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

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眞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搨成齋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
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
佛眼以古詩發明願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
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
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
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
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
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
釘椿搖舫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
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

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
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
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
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
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
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
堂舉僧問投子大灰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
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
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

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
屑擘開胃曰汝等當觀我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
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
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
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
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啻
啍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
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酒師曰料
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

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熟曰出與
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
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
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
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
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
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
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
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
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掣胸空懊惱遂搔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恠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貓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懨懨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

是衲子奔轅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瞋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

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詰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

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荅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達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

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園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

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今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已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叩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

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敎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菴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

今日到此讚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睂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閤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

瀉山呵呵大笑聲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九 字一萬零五百六十一

該銀四兩七錢四分八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謹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目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磬山寧禪師 見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五雲悟禪師 見錄

萬壽正受首座 已上二人無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 見錄

天衣性禪師

靈石辯禪師 二人無錄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圓日禪師見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見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謏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温州符菴主

徑山惟表首座已上二人見錄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僧洵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仁王大心謨禪師一人見錄

雲巖天游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智策禪師一人見錄

報德智一禪師一人見錄

圓通旻禪師法嗣七人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道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鄭居士已上七人俱錄

雪峰需禪師法嗣五人

雪峰慧忠禪師

見錄

淨衆全禪師

天寧靖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鼓山宗譯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

見錄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徽禪師

見錄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

見錄

雲頂師旦禪師

中峰祖源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瑞巖如勝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

見錄

黃龍逢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擇崇禪師

見錄

黃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德山慧初禪師

見錄

天龍綦禪師

真州北山作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

見錄

石佛淨禪師

無錄

嶽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

見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光季果愍禪師

已上三見錄

崇寧超禪師

廣教器禪師

法慧冲禪師

已上三見錄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

見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

見錄

淨光和尚

無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

見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

見錄

翠岩宗靜禪師

無錄

善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藻禪師

見錄

保安超禪師

無錄

靈峰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

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韜禪師

黃龍義和尚

二人無錄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璚頭崇真化主

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

無錄

瓊首座法嗣一人

雪峰慧山首座

無錄

琅邪誠禪師法嗣一人

北塔善初禪師

無錄

廣慧聰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普契戒禪師

無錄

大隨靜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南岩勝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菴主

劍門南脩造禪師

莫將尚書少虛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已上九人見錄

能仁淨禪師

黃梅明禪師

妙高則禪師

釣臺詮禪師

提刑吳昉居士

已上五人無錄

五祖自禪師法嗣一人

龍華高禪師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牖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

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墀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

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

時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謨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内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

著釋迦頂顙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佔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謨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筵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

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諍訛拈起舊來瓊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鏤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鼓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菴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

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縑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

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抵如玄關作麼生透喝

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

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

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

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虚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桶得老鼠打破油甕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飽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

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不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

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

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
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
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
親切親切旻曰舌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
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
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
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
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
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
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
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
應喏喏

左司都覲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
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
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
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
處通曰噯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

恁麼去鎚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劒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

鳥一般春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錢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

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孟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躡庵與語機鋒相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

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

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
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
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灰心元不灰夜
來秋月又同圓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
古德生歿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
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獍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
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獍夜不休
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

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
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嗔
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
大眾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
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
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
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
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

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叅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

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菴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菴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

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明招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研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

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鉄枝上衆猿驚上堂
至座前師搦一僧上法座僧惺惶欲走師遂指座曰
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厠在汝諸人
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噉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
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
長蘆大休首衆卽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
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
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
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
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
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歎乃碧
岩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
月無心筮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

佛水交野渡東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磴明日磴磴歟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

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叅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棧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

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

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彙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闍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鎖鑰全

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歿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鑑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

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
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于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
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
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
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
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旣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
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
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
妙處叅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
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傳授若

不然者則守歿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
透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
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
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
轉劫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
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
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
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
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
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

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
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
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
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
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
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
卽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
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
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眾這
箇卽且致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

師有十牛圖并領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
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
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
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
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
裏坐娑坊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
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
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卽是涅槃妙心金

剛王寶劒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
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
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
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
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
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
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
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井泉寬廓含沙
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寐眠

劍門南脩造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
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
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
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
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
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
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
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
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
歸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
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
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
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崙
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
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續傳燈錄卷三十 字六千六百九
十五 該銀三兩九錢一分二厘 崇禎丙子 重校

希有諸難事 一切諸世間 盡共無量劫
說之不可盡 亦非算數及 如是等諸事
超越於人天 一切世間中 奇特無有比
大業所獲果 具足一切智 能破生死王
安住法王處

十住毘婆沙論卷第十

較譌

第八紙

五行異身南
藏作異神

十五紙

十三行小力
南藏無方字二十一

紙

十九行南藏無
無惱求者施句

目十